



天明到

左明作 · 海燕出版社刊行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售

天明到

(集劇幕獨)

著明左

行刊社版出燕海

月六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3 2173 1250 7

目次

到明天（二幕）·····	一
六年後的九一八（二幕）·····	二八
王八旦才逃（一幕）·····	四四
夢遊北平（兒童劇・一幕二場）·····	七五
後記·····	九三

到天明

時代 現代

地點 瀋陽城附近的一個鄉村

人物 缺腿老人 七十六歲，老革命者

青年 老人之子青年農人

少女 本地某漢奸的丫頭

農民 甲 乙

背景 一個農人的庭房，左側有大門，左後方有個小窗，右前方有木床，床旁有破

桌椅等物，桌上油燈正燃着，少年臥病床上，老人頹然坐其側，風雨狂猛地將窗戶打開，老人急上前將窗戶關好，風雨聲轉低，電光仍時閃耀於窗口。

此時少年在床上輾轉呻吟，老人至床前撫慰之。

老人 孩子，安靜一點吧，再開下去，我真要急壞了，你知道我不也是五天沒有吃

一點東西嗎？

少年 爸爸，我實在餓得不能支持了，我，我快要……

老人 孩子，忍耐一點吧，在這種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只好忍耐呀！

少年 我們不是忍耐了這麼長久的時候了嗎？

老人 但是我們還得忍耐下去！

少年 那麼我們到底要忍耐到什麼時候呢？

老人 大概不久了，早上李大哥不是來說過嗎？今天晚上他準有一個確切的消息來

告訴我的，成功失敗，在明天都可以決定了。

少年 明天？（老人點頭）明天啊！明天！可是他們再也不會原諒我的！

老人 不要緊的，關於你的事，我昨天冒險到山上去過一趟，並且還同他們講過很

多的話，他們都原諒你了，知道你這次忽然離開他們，並不是漢奸的行爲，只是

太年輕，受了一個女人的欺騙，只要你以後努力一點就好了。

少年 爸爸，我明白了，我以後再也不會受女人的欺騙了。

老人 孩子，你也應該明白了，當初我勸告你的時候，你總以為我是個老頑固，其實你只要用心想一想，就會明白一切了。

少年 爸爸！我是用心想過的。

老人 那麼你為什麼還那樣不顧一切地去追求一個女人，而且是那樣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

少年 爸爸，這是愛情叫我這樣做的。

老人 愛情，哈哈，現在你的愛情呢？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敵人把屠刀架在我們的頭上了，這也是我們講愛情的時候嗎？

少年 爸爸！

老人 你這胡塗的東西！我把你教養了這麼大，你不記得你的母親是怎麼死的？你哥哥他現在又在什麼地方？你靠着她可以上中學讀書的家產上那裏去了？你曾祖，你祖父，你爸爸和你們，我們四代人在那裏面曾經住過的房屋現在是誰住着的？這一切，這使人痛心的一切，難道你都不記得了嗎？

少年 爸爸！

老人 敵人把我們的家毀滅完了，我們這如像虎口裏逃脫的羊一樣的生命也快要被敵人奪取去了！

少年 爸爸！

老人 不是嗎？我們已經五天沒有一點東西吃了，我們辛辛苦苦耕種出來快要成熟的高粱，被敵人全割去了，他們說什麼剷除青紗帳，其實就是要我們一個一個地活活地餓死！

少年 爸爸！

老人 與我們同命運的東北三千萬同胞，統統在敵人殘酷的壓迫下忍辱地活着，在這時候，你竟有工夫去講愛情，你這……

少年 爸爸，你不要再說了，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我再也不要什麼愛情，我現在要活着，我只要麵包！

老人 麵包？在這時候到那兒去找麵包呢？

少年 爸爸，現在什麼時候了？

老人 大概天快亮了吧，夜爲什麼這樣長遠呢？（慢慢走至窗口，開窗外望，風雨怒號，急將窗關上）外面的風雨激怒得好像要摧毀這個黑暗的世界。

少年 我餓得快要死了，我再也不願聽這種可怕的聲音了，唉！爲什麼要有這樣狂風暴雨呢？

老人 孩子，別咀咒這狂風暴雨吧，狂風暴雨之後，就是光明的明天了！

少年 什麼時候才是光明的明天呢？

老人 快了，大概快了，你看那黑暗不是在狂風暴雨中發抖了嗎？

少年 明天，可是我怎麼能夠到明天，我要再不吃一點東西，我就要餓死了。

老人 孩子，再忍耐一點吧，你知道饑餓與死亡是人人害怕的，因此敵人就拿這個來恐嚇我們，你不見有許多沒志氣的傢伙，在敵人這種恐嚇之下屈服地做了出賣人格出賣民族的可恥的漢奸嗎？孩子，我們只有不怕饑餓與死亡，我們才能戰勝敵人，我們才能夠永久地脫離饑餓與死亡的。

少年 可是爸爸，我……啊，我的肚皮好似燃燒起來一樣地難受，我……我……

（在床上亂滾）

老人 這怎麼了呢？（一面撫慰少年，一面在房內焦急地亂轉）

農人 （甲乙很神祕地急上，二人身上均被雨水打濕，十分狼狽的樣子）。

老人 啊！你們來了！

甲 外面的雨真大！

乙 周老伯，我以為你早睡了。（向少年）怎麼你也沒有睡，怎麼樣？阿虎，你的

愛人呢？

少年 永奎哥，請你不要再提了！

乙 你忽然離開我們，有人說你去做了漢奸，後來才曉得你是被一個漂亮的女人把

你帶到城裏去了，你真交了桃花運，唉，你的漂亮的女人呢？

少年 永奎哥，請你不要再提了吧，你知道我是多麼痛恨我這次的誤錯，我……我

真應該羞死。

甲 聽周老伯說，那女人把你丟掉了（看到牆上女人的照片）啊！就是這個女人嗎？

唔，真漂亮！

少年 爸爸（着急地）請您告訴他們吧，我現在完全覺悟了，我再也不要聽什麼關於女人的話了，爸爸！

乙 阿虎，別着急，你的覺悟我們早已曉得了，我不過逗你玩兒的。好了，現在我們談正經的事吧。

老人 好，你們請坐，現在事情怎麼樣了？

甲 事情很順利，一切都準備好了，昨天多虧你老人家在山上的那一段講演，有許多胆小的傢伙，本來主張要等待準備充分後再發動，後來聽了您老人家的話，他們都覺得準備充分那只是一個欺人的夢想，況且我們準備，敵人更積極地在那裏準備，恐怕再準備下去，根本連我們準備的機會也不會有，因此後來我們決定就在明天！

老人 少年 明天！（同時的）

甲 明天！就在明天天一亮我們就開始發動！

老人 那麼吉林，黑龍江，和熱河各方面的聯絡都接洽妥了沒有？

乙 都妥了，并且瀋陽城內我們也有了很好的內應。

老人 內應？！

甲 是的，內應，就是依你老人家指示的策略，我們要先進攻瀋陽，使敵人在大舉進攻北平的時候，弄得他不能首尾兼顧。

老人 可是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甲 我們知道城內有了工人學生和市民組織的救亡會，并且還有很好的武裝的保安隊，我們也取得聯絡。

老人 你們不要弄錯了，保安隊隊長是敵人的親信。

甲 干隊長屁事，我們要的是保安隊四千的弟兄，隊長只不過費一粒槍彈打發他回老家去好了。總之：一切都弄妥了，請您老人家放心好了。在明天天一亮在這城裏城外，共有五萬人要舉起抗敵的旗幟，拿血與肉和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

老人 阿李，這是不錯的，趁着敵人正在把太兵調往北平的時候，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乙 是的，我們都是這樣說了，因此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我敢說只要事情能依照我們所定的計劃實現，三天之內，吉林，黑龍江，熱河，以及整個東北三千萬同胞都會怒吼起來的，敵人那時還怕他不滾回老家去。

老人 我們東北三千萬的被壓迫的同胞都怒吼起來吧，這是我們翻身的時候了！
少年 是的，這是我們翻身的時候，我們忍耐了六年，整整六年，夠了，我們決不再忍耐了！

甲 阿虎，大家都原諒你過去的錯誤，我們一來是向老伯報告我們明天的決定，二來我們已決定你明天作上灣第三分隊的隊長，你準備明天天一亮就出發去，不過你得留意上灣的張大戶，他是一個十足的漢奸。

少年 真的嗎？

乙 自然是真的，張大戶那傢伙你要小心去對付才好。

少年 我一定要努力幹一下，張大戶我第一個先幹掉他。

甲 老伯，明天的發動本來是想請你老人家作總指揮，因為你老人家腳不方便，年歲也太大了，尤其是這一向被饑餓的折磨，你老人家更憔悴了，所以我們決定叫永奎作總指揮。

乙 他們要我作總指揮，恐怕我的能力不夠，你老人家還有什麼話要指示我們的。老人 我的話平時都告訴你們了，明天只有英勇地犧牲，才能換來光明的勝利，明天的鬥爭，不僅是為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的自由，而是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自由而鬥爭，因此我們的犧牲是光榮的，我們的死是偉大的，可惜我這老朽的身體不能同你們一道到戰場去，我只有希望你們努力，祝你們勝利！

乙 老伯伯，你的話我們都記住了，在明天，我們絕對不能再怕什麼犧牲的，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生死的關頭了。好，我們去了。

甲 阿虎，不要忘了明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互相握手下）

少年（很歡喜地跑向老人面前去）啊！爸爸，明天，啊明天！明天！

老人（沉入深思中）我是老了，我是沒有用了，明天的鬥爭，爲三千萬被壓迫的

同胞，難道我就不能做一點什麼事嗎？

少年 爸爸，你是老了，而且你的腿又不方便。

老人 孩子，不錯，我是老了，你很年輕，你快去睡，明天還有很重大的事你要做的。

少年 我餓得很怎麼辦呢？我再不吃一點東西，到明天連路也會走不動的。

老人 孩子，你別急，我去給你找吃的去。

少年 爸爸，你不能去，你不是也五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嗎？（抓住不放）

老人 不要緊，我這幾根老骨頭還能夠支持，你是有病的人，你快睡在床上去，況

且明天的鬥爭還等待你的努力呢。你好好睡一會兒，我一會就回來，（力將少年

按睡下，急走至門前，剛一開門，外面風雨猛地打了進來，老人退了幾步，又急

上去將門關上，只得依在門上發呆。）

少年 爸爸，你不要去，外面是那樣大的風雨，讓我去吧，我的病現在好了。

老人（猛振精神，一轉身只聽見門砰的一聲，老人不見了）

少年 爸爸，爸爸，爸爸！（無力地倒在床上）

（此時外面風雨漸止，遠遠聞鷄鳴犬吠聲，一會兒一絲微光從窗口射入，光幅慢慢移至一角，落在牆上一張女人的照片上，少年的目光隨光幅亦落在女人照片上，頓時怒從中來，爬起踉蹌地走到照片前，猛力將照片拉下，執視良久，忽竊笑地將照片撕碎，向空中撒去，狀似瘋狂，既而頹然倒地。靜一會，雞鳴聲又起，天微明，忽一女郎從外奔入，急將門關好，披頭散髮，遍體濡濕，手臉皆有血痕，衣服撕破多處，驚慌地環視屋中，見少年倒睡地下，急上去察看，知他並不是一個死人，慢慢將少年搖動；少年醒來見一少女，因倦眼昏花，誤以少女即是拋棄他的女人，怒視良久，猛捏少女的咽喉，少女駭甚，力掙脫）

少女 （已駭昏了，以為少年是來追她的）這……這不能怪我呀！

少年 哼，不能怪你！

少女 這是她來追我——（忽然清醒了）不！——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少年 我把你當做什麼人，你還來問我，我弄到今天這個樣兒完全是爲了你呀！

少女 爲了我？這是什麼意思？我從來就不認識你呀，你不要認錯了人吧，我是好人呀！

少年 你是好人，你們女人當中也有好人嗎？

少女 你瘋了嗎？你仔細看看我，你仔細看看我，就知道你是認錯了人了。

少年 （真仔細看了一會），你是誰？

少女 我……我是逃難的，而且我有五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

少年 啊，你是來討東西吃的，好極了，這才來得巧呢，告訴你吧，我也是五天沒

有東西吃了。

少女 那麼讓我在這裏休息一會吧，你知道外面的風雨是那樣的猛烈，逼得我氣都

透不過來。

少年 （用憐惜的眼光對着她）唔。

少女 從那——啊，可怕啊！

少年 怕什麼？

少女 啊，我跑過那狂嘯着的河邊，我跑過那黑暗像地獄似的森林，閃電的光從林中飛過去，我好像看見許多可怕的魔鬼在追隨着我，我幾次駭昏倒在地下，

我……

少年 唔！

少女 我聽見他們來追我的呼喊的聲音，我看見他們拿着火把拿着刀槍在樹林中尋我，我駭得連呼吸幾乎都停止了，我緊緊地縮做一團，躲在一株枯樹底下；他們過去了，我又才趁着閃電的光向前跑，一直跑到天微明，風雨將停止的時候，我才跑出那可怕的森林。

少年 （不耐煩地）你到底爲了什麼？

少女 我……我……請你不要問這個，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吧，你救了我，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

少年 我能夠救你嗎？

少女 你能夠救我，你只要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到了明天……

少年 到了明天？

少女 是的，到了明天我就可以逃到別的地方去。（大家沉默一會兒）看，天微明了，我還是去吧！（起身欲走）

少年（急止之）你別忙，你不是說你五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嗎？

少女 怎麼？難道你還有東西給我吃嗎？你不是說你也五天沒有東西吃嗎？

少年（頹然無語）

少女（同情地）你為什麼也五天沒有一點東西吃呢？

少年（冷笑地）我為什麼五天沒有吃，我為什麼五天沒有東西吃？哼，這你還不明白嗎？你去問全東北三千萬的同胞們，他們都可以告訴你，我為什麼五天沒有一點東西吃。

少女 啊，你們的田地被日本兵佔了去嗎？你們的快成熟的高粱被日本兵當做青紗帳全割去了嗎？

少年 並且還不許我們逃走，監視我們的行動，他們打算把我們活活地餓死；可是

我們沒有那樣聽話，我們在快要餓死之前，要同他們算這一筆血賬的。——你爲什麼要在這樣黑夜逃出來？

少女 我……我打死了一個人！

少年 你？

少女 是的，我。你看我這手上的血痕，我這抓破的衣服。

少年 你爲什麼要打死他呢？

少女 因爲她不讓我逃。

少年 他爲什麼不讓你逃呢？他是誰？

少女 是人家叫她看守我的一個人。

少年 人家？

少女 是的，她不過是人家一個可憐的老傭人。

少年 這爲什麼？

少女 沒有什麼，你知道我是一個沒有媽媽的可憐的孩子。

少年 沒有媽媽，我不是同你一樣嗎？

少女 爸爸因為貧窮把我賣給人家做丫頭。

少年 我比你的命運也好不了許多。

少女 後來我十八歲了……

少年 十八歲怎麼樣？

少女 那個可惡的畜生……

少年 你說的是誰？

少女 就是上灣的張大戶。

少年 他？

少女 他，他要把我送給一個日本軍官做小老婆。

少年 他要把你送給日本軍官做小老婆？

少女 他拿着衣服首飾和金銀引誘我，又拿嚇詐的手段來欺騙我，我都不肯，我說

萬一他要把我送給日本軍官，那我就那個日本軍官的狗命，他氣了，五天前把

我關起來，不給我東西吃，並且叫那個可憐的老婆子，不分晝夜地看守着我。

少年 哼！不要騙我了吧，你們女人有了美麗的衣服，好看的首飾，還不肯嫁給他嗎？誰相信呢？

少女 你不要把女人都看得那樣壞，至少我不是那樣的人，我寧肯爭自由而死，我也不願受那不合理的侮辱。

少年（冷酷地）那麼你只好去死了！

少女 可是繳幸得很，我偏沒有死，你看我不是已經逃出來了嗎？啊！好容易才在昨夜狂風暴雨的時候，找到一個逃跑的機會，啊！那個可憐的老婆子，偏偏又給她看見了，啊，我把她……可怕！

少年 你爲什麼……

少女 可是這不能怪我，她拼命地拉着我不放，我爲救我自己，我就打死了她。其實她平時也待我很好的，就是這次的事，她也常拉着我的手哭起來，我求她放了我，她說她放了我她就活不了啦，我約她一道跑，她又沒有那個勇氣，我就只好

把她打死；她是那無恥的漢奸張大戶害死的，我要替她報仇！

少年 我們都是同志。

少女 同志？

少年 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也就是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的仇人。你瞧着，他們的末日就要到了，我們就要同他們算這一筆積欠了六年的血賬！

少女 那末好了，這下我可以在這裏休息一會兒了。

少年 當然可以，並且你還可以同我們一道去報仇去。

少女 不過，怎麼辦，我餓得實在不能支持了，再不吃一點東西，我真要……

少年（上前撫慰）再忍耐一點，只要到了明天，就好辦了，而且明天我們……

老人（自外撞入，少女見老人奔來，以為是來追她的，嚇得急躲少年身後）孩子，

好……好極了，我在路上碰見李大哥，他們幹掉兩只狗，在他們身上找到兩個

麵包，李大哥分給我一個，我們可以……可以（頹然倒下）

少年（急上前扶起）爸爸，你怎麼了，你在外面跌傷了麼？怎麼弄成這樣子呢？

老人 沒有。怎麼你好好地睡着，爲什麼又爬起來了，你忘了你自己生病……（拾頭忽見少女）啊，你，你這不長進的東西，在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又在那兒弄來這個女孩子？

少年 是她自己來的。

老人 是她自己來的？（向少女）你來幹什麼？還不給我滾出去。

少年 她是來逃難的。

老人 混賬東西，不許你說話。

少女 老伯伯，我真是逃難來的，請你別錯置了他，你要不高興我就走。（欲走）

少年（急止之）別忙。（向老人）爸爸，她才從狂風暴雨中逃出來的，呼救還沒有轉過來，你可憐可憐她，讓她再休息一會兒吧！

老人（氣猶未平）她有什麼事？

少年 她是一個可憐的丫頭，她的主人就是那個無恥的漢，張大戶，他要把她送給一個日本軍官做小老婆，她不肯，就把她關起來，不給她東西吃，剛才狂風暴雨

的時候，她才逃了出來。

老人（感動地）唔。

少年 看守她的老傭人不許她逃，她用力將她打死了。

老人（向少女）這是真的？

少女 這是真的，你不相信請你看我手上的血痕，我這抓破的衣服，我的心到現在還狂跳呢。

老人（向少年）這是真的嗎？

少年 是真的，而且她也是和我一樣沒有媽媽的可憐孩子。

老人（向少女）你是……

少女 我是一個沒有娘的可憐的孩子。

老人 啊！（默默察看二人，他們倒不好意思起來了）

少年 爸爸，我求你保護她吧！

少女 老伯伯，我求你別趕我出去了吧！

老人（仁慈地）我……我不趕你，別怕，孩子，在我這兒不會有人敢來害你的。
少女 並且我有五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我餓得實在不能支持了。（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倒在她的慈母的懷中一般地哭起來）

老人 你們都這樣餓嗎？（二人默默點頭，老人把他們熟視良久，又看了看手中的麵包，微微一笑，堅決地將麵包分做兩塊）好，你一半，你一半。

少女 老伯伯，你呢？

老人 我，我現在不餓了。

少年 爸爸，你的肚皮不也是空空的嗎？

老人 我的肚皮裏現在充滿了比麵包更真實更偉大的東西了！

少女 老伯伯，無論如何你總得吃一點東西才行。

老人 我不要吃什麼了，我只要你們……

少年 不，爸爸，我們三人分着吃吧。

老人 不用，你們兩人有了這些麵包吃，就可以忍耐到明天了。明天，明天在等着

你們哪！要是三人分着吃，那末我們不等到明天也許一齊都要餓死的。（停一會）死，本來是可怕的，冷酷的，可是，在未死之前，做了一件比活着還要光榮還要偉大還要有意義的事，那麼，死也是一件可安慰的事了。（憤慨地）在這七十六個年頭中，我沒有一刻不恐怖着死，因為我總覺得我還有許多事未做完，而且明天，啊，只可惜我太老了！雖然我這老朽的身體裏面還蓄藏着比青年人還要勇敢，還要活潑，還要熱烈的生命，可是有什麼用呢？有什麼用呢？我現在連走路都走不動了，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明白，我活着對於你們，對於社會，對於明天的鬥爭，不但沒有益處，也許還有許多妨害吧；可是我總想多活一天，多教導你們一天，使你們不會忘了你們的敵人，不會弄錯了鬥爭的方向……好，現在是時候了。

少年 爸爸，你別那樣興奮，這對於你身體有妨害的。

老人（仍興奮如前）孩子，你來，你知道我是一個幹什麼的？

少年 你是一個革命者。

老人 我為什麼要革命？

少年 你爲一切被壓迫的人類爭自由。

老人 你還記得你爸爸的腿是怎樣缺的？

少年 在六年前被日本人的槍彈打傷的。

老人 好的，你都記得，你爸爸流的血，整千整萬的同胞流的血，這種仇恨，這種恥辱，現在都放在你們的身上了，在明天的鬥爭裏，你們要拿血來洗清這一切恥辱和仇恨。孩子，你記住，這是你爸爸最後給你的話，我們中華民族，只有不怕犧牲，才能得到勝利，只有不怕死，才能得到永久的生存。

少年 爸爸，我記住了。

老人 孩子，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也是我們民族爭生存爭自由最後的鬥爭了。明天，明天的鬥爭，要是我們再失敗的話，那我們中華民族永遠也沒有翻身的日子了。

少年 我記住了，爸爸。

老人 到明天，我們整個被壓迫的中華民族，都要怒吼起來，明天的鬥爭，我們決

不能失敗，而且也必不能失敗，孩子，努力，明天的光明，在那裏等着我們呢！
少年 爸爸，我記住了。

老人 好的，現在我好似什麼事都完了，（略一思籌）什麼事都完了，最後我把這老朽的身體裏久已蓄藏着的這個年青而熱烈的生命交給你。

少女（在旁着急）那麼我呢？

老人（望了望少女，滿意地笑了）好，也交給了你吧。在明天的戰場不要忘了我最後的囑咐，努力殺敵！孩子（一手拉少年）孩子（一手拉少女）你們倆人勇敢地，堅決地，愉快地接收了我給你們的一切，連這兩份麵包也在內。（二人默默點頭，老人顯出一種滿意微笑）好，好，我現在什麼都滿足了，我只等待着死神來跟我揮手了。（放開二人的手）

少年 爸爸，你不能死，你要活着。

老人 是的，我要活着，而且永久的活着。

少女 那麼你為什麼要說死呢？

老人 因為我的生命已經在你們倆人身上永久活着了。

少年 不，爸爸，你要是死了，我們也活不下去，而且決不能我們有東西吃，眼看着你去餓死。

老人 唉，又傻了，你這種不澈底的感情，只是一種虛偽的裝飾品，我們是用不着的，而且我就吃了這一整個麵包，我又能夠活多久呢？自然的偉力是沒有人能阻擋得住的！

少女（天真地）老伯伯，我不要你死。

老人 你不要我死，哈哈，孩子，你有這種力量？是的，只有你才有這種力量。

（笑着握少女的手）

少女 老伯伯，你的手為什麼這樣發抖呢？你很難過麼？

老人（衰頹地）不，不，不難過。（默默察看二人，微微一笑，頹然地退了兩步，少年少女急扶之）不要緊，不要緊。（興奮地）好，現在是時候了，來，（將二人的手握在一處，二人對看了一下，不好意思的垂下頭來，老人看看他們的情形，

好似更勇敢了許多）你們倆人勇敢地……到……明……天……哈哈（聲音漸低，明天二字幾乎不能聽見，隨即在笑聲中軟灘地倒下來。二人伏身痛哭良久，慢慢的立起，二人先對看了一眼，又回頭看各人手中的麵包，再同時看了看地下已死的老人，此時朝陽照紅了他們的窗子，窗外現出兩個人影）

人聲 阿虎，快一點，時候到了！

（他們兩人驚喜而勇敢地攜手跑出去了，外面起了響亮的鑼聲，槍聲，喊殺聲，在後台揭起了一幕民族爭自由的英勇戰爭，前台的幕也慢慢閉下來了）

六年後的九一八

人： 流浪詩人 悵鬱憔悴的青年。

賣花姑娘 活潑聰明的少女，青年的妹妹。

酒店小伙計 聰明古怪的小麻子。

酒店老板娘 二十六七歲的婦人。

浪人 兇狠好色，三十多歲的粗漢子。

漢奸 陰險狡猾，二三十歲的瘦漢子。

羣衆多人。

（在沿大馬路的小酒店樓上，排着幾張桌子和凳子，壁上掛着菜單牌子，東邊一面大窗，西邊一個門通到樓梯，樓下便可通到馬路。這時流浪詩人寂寞地坐在樓梯邊的角落裏，臉上充滿着悲痛悵鬱的神色，獨自沉思着，慢慢地喝着酒，邊在寫着什麼。浪人和漢奸得意揚揚地登上了樓梯，漢奸鬼祟地擋着窗門

輕聲說——

漢奸 我告訴你，這是一個很好的地點，他們開完了會一定從對面那條馬路來的。

浪人（走到窗前）從這兒丟出去，是不是會炸到我們這裏？

漢奸（油滑地笑）讓牠炸到這裏，我們還會丟嗎？告訴你，你的氣力大，只要看他們隊伍來離這裏兩三丈遠，你就可以動手，我包你不會傷到自己身上的。

浪人（點頭笑）好，那麼我們等着他們來，先在這裏吃他一個痛快，等到了動手之後……

漢奸（笑着接下去）我們便溜之大吉，哈哈……

（浪人和漢奸笑着轉過身來，想坐下桌子，突然發現角落的青年，兩人都驚惕起來，鬼祟的互相示意，便先後走向青年，青年若無其事般在喝着酒，邊在寫着。）

浪人（板着面孔）你在幹什麼？

青年（愕然地抬起頭）你管我幹什麼，我在看書。

漢奸 你在看書？我問你，剛才我們講的話，你聽見沒有？

青年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漢奸（眼角向浪人示意）一個書呆子。（拖着浪人坐下窗前桌上，青年仍低頭寫他的詩。）

浪人（掏出袋裏的錶看看）十點多了！

漢奸 他們九點開會，大概到我們吃完時，總會來的。你東西預備好沒有？（暗示手溜彈樣式。）

浪人（輕聲地）只帶了一個，有幾個分給他們到別條路預備了。（指着袋裏，兩人互相會意地笑着，暗向青年偷看，青年仍旁若無人地在喝着酒寫着詩。）

漢奸 我們預備好好地吃一頓吧，橫豎回去有得報賬的。

浪人（向樓下叫）伙計，伙計，死了嗎？

伙計（樓梯一陣響，伙計在外面連聲應進來）來了！來了！

漢奸（怒聲喊着）怎麼，你沒看見大爺進來了嗎？

伙計 看見的！看見的！因為我剛在洗碗，老板娘肚皮痛，所以來遲了一點，請兩

位大爺原諒！（把杯筷擺桌上）

浪人（聽見了「老板娘」三字，覺得特別高興）喂！小伙計！你們老板娘是什麼樣子的？（笑向漢奸示意，兩人同笑。）

伙計（希奇地）我們的老板娘？我們的老板娘就是她那個樣子呀！

漢奸 真是傻瓜，問你的老板娘有多大年紀啦？漂亮不漂亮？（那邊的青年鄙夷地斜視着這邊）

伙計（更奇怪）你是問我們的老板娘的年紀麼？我記得她上個月才做過生日，這一個月怕不做了吧！

浪人（火上頭來，拍的給小伙計一巴掌）你這小伙計，好好地問你偏裝傻，不，你不知道厲害！

伙計（忿忿地怒視着浪人，一邊在撫着嘴邊的痛處）我并沒得罪你，你為什麼打我？

浪人 打你就打你，怎麼樣？你們中國人生來就是給人打的！（怒聲）滾出去！（

拍着桌）誰還要在這裏受你們這些奴才的氣！（伙計哭着，浪人和漢奸站起來預備走，老板娘匆惶地從樓梯上來。）

老板娘（驚奇地）什麼事啦？（向浪人們陪笑）兩位大爺不要生氣了，好好地坐下吧，要什麼酒菜儘管吩咐！我這小伙計是在難民中買來的，一點規矩也不懂，請大爺原諒。（回頭怒向伙計）小麻皮！還不下去嗎？再不好好地問候客人，就當心你的窮骨頭！

伙計（抹着淚）老板娘，並不是我不服侍他們，因為他們問你年紀多大，我就告訴他們說你上個月做生日……

老板娘（忙止着他）不要說了，下去拿茶吧！（伙計下去，她又忙向浪人陪笑）這小麻皮什麼也不懂，真對大爺們不起，現在大爺要吃什麼東西，請吩咐吧！（送上了菜單）

漢奸（看菜單）喂！糖醋排骨！（向浪人）你要什麼？

浪人 脆皮桂魚！紅燒雞！肉丸湯！

老板娘（向樓下高聲喊）喂！伙計！糖醋排骨！脆皮桂魚！紅燒鷄！肉丸湯！（

喊每個菜名時樓下都應了聲）先生要喝酒嗎？（伙計捧一盤茶杯茶壺上，浪人漢奸儘顧調笑老板娘。）

浪人 喂！老板娘！你的生意做了幾年啦？

老板娘 哦，今天是九月十八，（屈指算着）就是九一八打仗那一年，我們當家的帶了一點錢逃到這兒來，就開了這小酒店啦！

漢奸 你們當家從前是幹什麼事的？

老板娘 從前呀！（感慨地）唉！把家裏百萬的家產全浪蕩地用光了，後來窮到沒飯吃的時候，好運氣來了，就是我那當家跟幾個外國人交上啦，天天到外面去溜，錢也就拿進來啦！

浪人 跟什麼樣的外國人？

老板娘 說是外國人，我看倒跟我們的中國人差不了許多，差的就是他們上唇有那麼一撮（用手勢）像黑毛蟲的鬚子。（笑了起來）可是派頭却相當大，像是個個

做了官的。

漢奸（向浪人示意）真是自家人！（向老板娘嘻笑）喂！老板娘！坐下來談談吧！你們當家的還在嗎？

老板娘（傷心起來）唉！要是還活着，也用不着我來拋頭露面了。就是在前年的今天，那些外國人派他到一個紀念會裏丟炸彈，他沒有丟，後來那些外國人叫他去，他一直到現在就沒回來了！（哭了起來）

浪人 這是活該，誰叫他不丟呢？

（那邊的青年注意他們這邊的話，面露忿恨之色）

老板娘（嗚咽地接下去）那時候他回來就告訴我說，那天開會的人很多，一個學生上台演講得哭了出來，他也動了心，所以就沒有丟炸彈，想不到那些外國人叫他丟，就不回來了！（哭）

伙計（也傷心地插嘴進來）一定是給他們害死的，老板娘，你說那些外國人，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佔去了我們家鄉的東洋鬼子！（恨恨地握緊了拳頭，漢奸上來

給他一巴掌，老板娘忙上來止住了他。）

老板娘 大爺！請你原諒他，他因為在六年前打仗的時候，逃了出來，爹娘全給大炮擊死了，我覺得他可憐，才收他做小伙計的。先生！請別生氣了！（向伙計怒喊）小麻皮！叫你少說話，去拿菜上來！（伙計下去）

漢奸（拉了一下老板娘的袖子調笑着）喂！你現在是沒有大夫啦！你不再找別人嗎？

浪人 對啦，老板娘，怕還不到三十歲吧，正青春呢！

老板娘 哦！大爺請坐下吧，回頭再來陪你呀！（勉強地笑着應付，隨即轉身走向

青年）喂！先生！你不叫幾個菜下下酒嗎？

青年（淡淡地搖着頭）再來四兩老酒！

（老板娘向浪人們笑着，隨即下樓去了。馬路上有着清脆「賣白蘭花啊」「賣花啊」的聲音透了進來，一會兒，樓梯響着，一個十八歲的賣花姑娘，攜着花籃子上來，微笑着走向浪人漢奸的桌邊。）

姑娘 先生，賣朵花兒帶帶吧，花兒真香得很咧！（隨手在藍裏拿了幾朵花，送到浪人們面前。）

漢奸 （向浪人示意笑着）噢！這才真是一朵花兒咧！

浪人 喂！姑娘，來，我要買你的花。

姑娘 （看神色不對，馬上要離開走向青年，浪人拖住了她，她着急起來）喂！你放了我呀！先生！

浪人 要我放了你，那可沒有這麼容易，聽見你剛才賣花的聲音，唱起歌來，一定好聽！你，你給我唱個歌，來，唱個歌。

姑娘 我不會唱！

漢奸 好！姑娘！你知道我這位大爺是非常闊氣的，你要是跟他玩得好，他就可給你許多錢！

姑娘 （悲憤地）我不要錢，你放了我！（掙扎着）

浪人 放了你，你要走，給我唱個歌！

漢奸 你唱個歌，他就可放你，唱，唱啊！不唱就別想下樓！（那青年氣憤得想站起來，後又竭力忍耐着）

姑娘（急得哭起來）你放了我，我就唱！

姑娘（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

青年（青年聽見姑娘唱時意外驚奇地站起來，隨即接着唱下去；那邊浪人漢奸驚異起來，賣花姑娘也把眼瞪着青年，兩人相望着合唱起來）……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青年（歌完，歡欣的走近來握起姑娘的手）你，你是不是蘭妹？

姑娘（歡喜得哭了起來，伏向青年懷裏）啊！哥哥……（浪人，漢奸驚異而妬忌的望着他們，伙計端了菜上來，放在浪人的桌上）

青年 妹妹，想不到我會在這兒碰到你，我到處在找你，已經六年了！

姑娘 是的，哥哥，就在六年前的九一八，我們一同逃到難民收容所裏頭，記得你那時做首歌時，我們許多人都學着唱，你還說唱得頂好的是我和小麻皮呢。（天

真的笑起來。那邊浪人們在吃着菜)

伙計 (剛要下去，聽到「小麻皮」三字，轉過身來，亦若有所思輕微的自念「小

……麻……皮……」，後忽然走向他們。) 你們是不是說我？(端詳着兄妹倆歡呼起來) 啊！你不是李德哥嗎？你是蘭姐啊！

青年 (歡然攥着伙計的手) 真沒想到，六年不見，你已經長得這麼大了！

伙計 對啦，記得我們剛跟你學會了歌，東洋鬼子的飛機又在我們難民收容所裏丟炸彈，我們便分散了。

姑娘 唉，哥哥，那時我跑了出來，找沒了你，我天天在路旁哭，沒有吃過飯，也沒人送飯給我吃；後來一個老婆子收留我了，帶了我到鄭州(可因地更改)我便學會了賣花了。

(那邊浪人看得發火，罵了起來。)

浪人 伙計，你不怕死嗎？菜拿來！，飯呢！(挾着菜吃)

伙計 是！就來！(向兄妹) 李德哥，蘭姐，我去端飯了！(下去)

漢奸（妬忌地望着青年）賣花的，拿花來！

姑娘（不屑的向他們瞥一眼）我找到了我的哥哥，我不賣花了。（遠遠馬路上有嘈雜的人聲傳來。）

浪人（把手拍胸）大爺有的是錢，別說要買你的花，就是要買你的人，也不容你不賣！

青年（憤怒）她是我的妹妹，我叫她不賣花，她就不賣花，你們沒理由來干涉。（浪人憤憤的衝過來，舉手要打，漢奸拉住了他，向他暗示着窗外響着「民族進行曲」的歌聲和人聲，呼號聲。）

漢奸（輕聲的）那邊遊行的隊伍來了，先辦了公事，再幹私事。個把奴才還怕幹不了嗎？（浪人靜了下去）

姑娘（在這邊拖住她哥哥）哥哥，你不要跟他們計較，你告訴我離開了以後，你又怎麼生活的？

青年（忿忿的坐了下去，又頹唐的）唉！我，幸虧我會寫點文章，我便靠着寫點文

章度着清苦的日子。（伙計端飯進來，放在浪人面前，又拿酒和酒杯到青年桌上）伙計 李德哥，外面有許多許多的人遊行來了。

青年 （慢慢的站起，癡呆的望着，悲憤的自語）唉！九一八，一年一年的過去，又是一年了，到什麼時候才能算清那筆血債呢？

姑娘 （感慨起來）唉，真是，哥哥，我們的爹娘，不知道還在不在東北的故鄉？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家呢？

青年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回老家，這祇有在全國民衆團結起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回老家的時候了。可是現在已經六年了，不但我們的家鄉沒有收回，就是連現在的平津也被佔去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我們的爹娘呢！（哭起來）

姑娘 爹娘啊！（哭）

（小麻皮恰回頭看見浪人在摸東西，急狂喊着青年，青年看見了急走近來，到看見浪人拿着紙包着的手溜彈高舉起了要向窗外擲時，青年急搶上前奪下了手溜彈，浪人們返身過來搶時，青年急遞給姑娘。）

青年 妹妹，是炸彈，當心！（急應付浪人們來搶，打在一塊）

姑娘 小麻皮，是炸彈，當心！（把手溜彈遞給伙計，伙計拿着，飛奔下樓。青年和少女在和浪人們打着，伙計和老板娘都飛奔上樓來幫着打浪人和漢奸，姑娘急高聲向外喊）打漢奸！大家快上樓來打漢奸！漢奸要丟炸彈呀！（青年被打倒在地上）

（外面人聲沸騰着，歌聲停止了，樓梯聲嘈雜的響了起來，羣衆數十人全擁了上來，衝向浪人漢奸，打他倆倒在地上。姑娘伙計急去扶起青年，青年喘息着向羣衆狂喊。）

青年 這兩個漢奸預備在這樓口擲炸彈，給我發現了，才把炸彈搶去！（伙計急下樓拿炸彈。）

羣衆 真太可惡，要不是這位先生發現，我們該給炸死了！

伙計（拿着炸彈奔上來）你們看，這就是他們要丟的炸彈！

羣衆（狂怒的打漢奸）打死這些日本鬼子的走狗！

青年 是的，要打死這班日本鬼子的走狗！諸位知道，我們中國現在已經發動全面的抗戰了，我們要團結對外，一定得肅清內部的漢奸份子，漢奸是要搗亂我們的後方，和破壞我們的團結的！

伙計 對啦！我們要打死漢奸，沒有了漢奸，中國就會強起來了。（走去亂打漢奸和浪人的嘴巴。）

羣衆 打死漢奸，打死漢奸！（紛紛走去踢打，漢奸浪人傷得不能動了。）

羣衆 我們要把日本鬼子趕出去！我們要收回東北！

青年 告訴諸位，我們就是東北人（指着姑娘和伙計），就在六年前的今天，我們的家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毀了，我的爹娘到現在一點消息都沒有，我也流浪了六年，到了今天才在這裏碰見我的妹妹和鄰居。（羣衆都驚奇的聽着，妹妹和伙計哥哥都唏噓起來）

青年（悲憤狂喊）九一八！今天又是九一八！同胞們，我們再能忍受幾個九一八？現在日本鬼子在平津，在上海，又像九一八那天一樣的來殘殺我們的同胞了，我

們還能忍受嗎？

羣衆 我們不能忍受！我們要打回老家去，收回我們的東北！

姑娘（走到窗前，望了窗下，急轉身走來）哥哥，馬路上許多羣衆全站着等着他們呢！我們也參加去遊行吧！

青年 參加遊行，是的，我們要到各條馬路去喚醒一切民衆，我們要他們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羣衆 是！我們把漢奸拿去槍斃！（羣衆拖起了浪人漢奸，大家要下樓去參加偉大的隊伍，姑娘和伙計扶着青年走在前面，大家合唱着「打回老家去」。幕閉）

王八口才逃

時間：現在。

地點：近戰區的一個村莊。

人物：王忠：忠厚的老農人。

王妻：善心的婆婆。

王毅：王忠之子，某軍的一個排長。

新娘子：王毅的未婚妻。

王英：王毅的小妹妹。

光棍李：忠厚而熱情的傢伙，他是失了故鄉的人。

李二嫂：她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拉去不知下落。

老寡婦：她的獨養子是被鬼子打死的。

張老爹：媳婦被日本鬼子強姦而死，兒子生氣出門不知下落。

阿龍：一隻眼睛被鬼子兵打瞎了。

何甲長：他的祖田被鬼子佔去修飛機場。

青年：甲，乙，丙。

大姑娘：甲，乙，丙。

其他賀客及看熱鬧的五六人。

報信的。

日本兵二人。

在幕後的羣衆無數。

景：一個農人的堂屋，當中擺了一張八仙桌，桌前有綉花桌幃，桌上有一對尚未點着的龍鳳燭，兩面牆上有親友送的喜聯彩紅，亂七八糟地掛着，一看就知道是準備結婚的禮堂。可是時間已近黃昏，屋內已昏暗不堪，婚禮還沒有進行。開幕時室內空無一人，屋外有客人飲酒猜拳及歡笑的聲音。一會李二嫂一個人慢慢從外面走進來，到桌前望着那一對準備結婚的龍鳳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好像有無限傷心事的樣兒。隨着光棍李也偷偷地跑進來，看見二嫂傷心的樣兒，他自己也不覺得嘆了一口同情的長氣。

二嫂（一驚）啊，你……

光棍 二嫂，你……（他好像也傷心得說不下去的樣子）

二嫂 你跑來幹什麼，不是還沒有散席嗎？

光棍 沒有散。

二嫂 那麼你跑出來幹什麼？

光棍 因為……因為我看見二嫂跑出來了！

二嫂（無言，嘆了一口氣）

光棍 我看見你飯也沒有吃一口就跑出來，我知道你一定是很難過的，其實那些人

真無聊，專門愛談論別人的傷心事情。

二嫂 我今天根本就不應該來！

光棍 那有什麼關係，你也應該出來散散心，難道你要一個人關在家裏活活地悶死

嗎？

二嫂 我一看見那一對蠟燭我就傷心！

光棍 二哥是什麼時候被鬼子拉去的？

二嫂 就是同他結婚的那天晚上。

光棍 (驚奇地) 就是結婚的那天晚上？

二嫂 就是結婚的那天晚上，客人剛剛散去，他正準備脫衣服……

光棍 那麼你們還沒有……(他覺得下面的話有點太那個，即忙改口說)是幾個鬼子

來捉二哥的？

二嫂 三個，還有一個漢奸，當時我大着胆子跑去向他們哀求，求他們不要把他拉

去，他們那兒肯聽……(哭)

光棍 他媽的，真是強盜！

二嫂 他也哀求他們，允許他過一夜，第二天他一定跟他們去……

光棍 他們答應了沒有？

二嫂 答應，他們使勁地抽了他幾皮鞭，像拖豬狗一樣的把他拖出去了，我跟着跑

了出去看，可是在黑夜裏連他的影子都不見了……（哭）

光棍 這些沒有天良的東西，拆散人家的夫妻，真是……真是……（他找不着一句適當的話語來形容他們）真是他媽的！

二嫂 他們去過之後，我跑進屋來，看見我們結婚時點的那對龍鳳燭燃着，天啊，

我那時我很……恨……恨不得立時跑去吃掉他們……（哭）

光棍 二嫂你別傷心吧！

二嫂 當時婆婆勸我不要太難過了，慢慢等他，他會回來的，可是等，等，等待了三年了，還是一點音信都沒有。

光棍 他們說是給鬼子拉去修飛機場很少能夠回來的。

二嫂 現在我實在不能再等了，我要……

光棍（誤會了她的意思）二嫂，真的，二哥是不會回來了，你等他也沒有用，你還是另外再找一個合適的人吧！

二嫂 不，我要去找他，我要去向鬼子要回我的丈夫！

光棍（担心地）二嫂，你不能去，這不是白送死嗎？

二嫂（無言淒然潸泣）

光棍（鼓起勇氣）二嫂，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我李有用，人家都叫我做光棍李，其實我何嘗是光棍，我有家，我有老婆孩子；可是在九一八的時候，我的家給日本鬼子的炮火毀光了，老婆孩子都作了砲灰，我一個人逃了出來，我便成了光棍。可是我還是一個有用的人呢，你看我現在不又種起田來，又有一個小小的家嗎？

二嫂（不知他的來意默默地聽着）

光棍 可是我是一個光棍，我沒有老婆。

二嫂（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快地走開去）

光棍（趕上前去一步）二嫂，我……我……我……啊，你明白我的心嗎？

二嫂 你快進去吃飯，不然人家要疑心我們……

光棍 不要緊，二嫂，你答應我，我們就結婚吧！

二嫂 不能，你不要對我說這些話。

光棍 二嫂，你何苦要自討苦吃呢，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守活寡，你瞧我，我也並不

老呀！

二嫂（顯然有點動情了）他要回來的！

光棍 不，永不會回來了，你不聽說天津海河的浮屍嗎？那每天發現的永也撈不完的浮屍，就是那些被鬼子拉去修什麼工程的可憐人，保不定二哥已經在那些浮屍當中腐爛了哩！

二嫂 啊！阿李，你別說了，那是多麼可怕啊！（哭）

光棍 二嫂，總之二哥是不會回來了，你就答應了我吧，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二嫂（望着光棍含情無語，光棍正欲上去拉着二嫂的手說話的時候，背後忽然起了一陣響亮的哄笑，光棍及二嫂駭了一跳，原來是青年甲乙丙大姑娘們早已站在他們身後了。）

青甲 哈哈，光棍李，你怎麼不給二嫂跪下來呢？

青乙 怪不得你們飯都不吃就跑出來了，原來你們在這裏——哼！喂，光棍李，二嫂答應你沒有？

光棍 別胡說，我們在這裏談二哥的事。

青丙 談二哥的事，我看到你拉着二嫂的手差一點還跪下去哩！

光棍 胡說，你才要跪下去呢。春姑娘呢？咯，春姑娘，他昨天向你下跪，我在山坡上親眼看見的，瞧，這個樣兒，這……（做着跪下的怪樣兒，大姑娘甲羞得逃跑了，二嫂也趁勢溜下）

青丙 喂，二嫂，你別逃呀！

光棍 你怎麼不把春姑娘叫回來呢？你看她不也逃走了嗎？來，我替你叫吧：春姑娘，春姑娘，阿虎叫你哩……（大家打哈哈）

青甲 得了，得了，你們兩個大哥沒說二哥，鼻子眼睛一樣多，你們都不是好人！

青乙 得了得了，你才是好人哩，你同……

青甲 你說，我打你的嘴！（大家打鬧着，王忠，張老爹，寡婦，何甲長，阿蘭）
王忠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青丙 王伯伯，光棍李和李二嫂他們兩人飯都不吃，偷偷地跑到這裏來，他們，哼，他們在談私已話哩。

甲長（道學的樣子）年輕人，不許瞎說什麼，李二嫂是有丈夫的。

青乙 可是他的丈夫三年都沒有回來了。

王忠 唔，他終久要回來的。

青丙 不會回來了，我聽說……

甲長 不許瞎說什麼，你們快去看新娘子吧！

青甲 走啊，看新娘去子啊！（大家和着一渦風地跑出去了，剩下的只是幾個老年人）
甲長 他們年輕人真快活。

王忠 是啊——大家在這兒來歇歇，今天酒水很淺薄，又害得大家等到現在才吃，真是對不起！

甲長 嚷，咱們還客氣什麼，打擾了，我想走了。

王忠 別忙，看過行禮再走吧！

甲長 阿毅怎麼還不回來，他大概有什麼事，也許……

王忠 不會的，他前月還來信說他一定趕回來結婚。

老爹 他最近有信麼？

王忠 沒有，我的兒子從來就不失信，說什麼是什麼。

甲長 聽說這次蘆溝橋打得很厲害，阿毅他……

老寡婦 阿毅也許會受傷，也許……

王忠（恐怖地）啊，不，絕不會，他不會受傷的，他當兵打了十幾年的仗都沒有受

過傷，前次打喜峯口時，他說他一把刀宰了幾十個鬼子，他也沒有受一點傷，這

一次，他升了排長。

甲長 咳，作了排長可比小兵好多了，很不容易受傷的。

阿龍 排長比弟兄更危險，衝鋒陷陣他非走前頭不可；瞧，我這隻眼睛，不是在喜

峯口被鬼子打瞎了的嗎？那時我也是一個排長。

老爹 阿龍，聽說打喜峯口鬼子兵死了不少，真的嗎？

阿龍（興奮起來）說起喜峯口，他媽的，那真是，真是痛快，我一把刀連砍了十幾個鬼子的頭。誰說鬼子兇，他媽的，見鬼，看見咱們的大刀就駭得發抖，跪下來求饒命。滾他媽的蛋，噓，噓，噓，腦袋像西瓜似的往地下滾。嚇，我告訴你，有一個笑話兒，有一次……

甲長（不耐煩地）得了得了，你打喜峯口的故事你不知說了幾千百遍了，連我就背得出來了，有本事現在蘆溝橋又打起來了，你去打鬼子去呀！

阿龍 我只有一隻眼睛了，要是像從前兩隻眼全好，媽那些王八孫子才不去打鬼子去哩！

甲長 得了，你就憑你這一隻眼睛的功勞，你就可以在這村子裏做土皇帝了。

阿龍 你說什麼話，我阿龍爲國家打日本鬼子，白丟了一隻眼睛，我向誰說過一句屁話，你坐在家裏不動身，看着別人去送死，你倒不樂意我來了？

甲長 那麼你爲什麼不交戶口捐，我每回向你要，你不但給，反而要說什麼爲公犧牲……

阿龍 你放屁，我不交戶口捐是因爲你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專門藉着那個捐這個捐來剝削鄉下人，你們把錢收到自己腰包裏去了！

甲長 你說什麼，你……

王忠 噯，不要吵了，大家看着我今天是喜事，不許在我這裏吵嘴的。

甲長 我不看是王忠的喜事，我今天真不饒你……

阿龍 哼！你把老子鳥咬一口去！

寡婦 好了，把新娘子請出來給大家看看吧，反正阿毅一到家就可以拜堂了。（說着下去了）

老爹 這都是日本鬼子的不好，要不然阿毅也不會耽擱，現在不是早拜了堂，他們兩口子入洞房，我們也各自回家睡覺去，又何至於等到現在拜堂的蠟燭還沒有點呢。

王忠 真是阿毅也應該回來了，八月十五日的日子這是他在今年春天就擇定的，在

一月前他還有信來，說準回來結婚的。

老爹 要不回來怎麼辦？

王忠 我想不會吧？

老爹 萬一他不回來，我們不能等到明天啦！

王忠 萬一他不回來——我真不知應該怎麼辦了！

老爹 我想萬一他不回來，就讓阿英代他拜堂吧。

王忠 這個可以嗎？

老爹 怎麼不可以，古時候就有過這樣的事，哥哥在外面打仗，妹妹代替哥哥拜堂。

王忠 這真是——甲長你說可以嗎？

甲長（生氣，沒有聽見他說什麼）你說什麼？

王忠 怎麼，我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聽見，我們在商量萬一阿毅不回來，打算教阿

英代替他哥哥拜堂，你說這可以嗎？

甲長（氣猶未平）可以可以，現在就教阿英代他哥哥拜堂吧。這幾天外面風聲不好

，家裏沒有多的人，我早就應該回家去了！

阿龍 你那麼害怕，你去做漢奸好了，好讓東洋鬼子來保護你！

甲長 放你媽的屁，你！

王忠 唉，你們又來了，你們有什麼仇恨解不開呢？

阿龍 他太混蛋，你們瞧着，東洋鬼子打來了，他媽的，他准會做漢奸的。

甲長 你再說！

老爹 你們太不成話了，這是在別人的家裏，你們是來吃喜酒的。

王忠 好了，大家都別吵了，其實這都是東洋鬼子的不好，要不是爲了鬼子鬧得厲害，也不會給我們種田的人派這麼多的捐：戶口捐，愛國捐，這個捐，那個捐的，何甲長也不會來逼你要了。

甲長 這些錢又不是我要，是上面要去打東洋鬼子的。

阿龍 屁話，我在軍隊裏的時候，幾個月拿不到一個餉，難道我們不是在同東洋鬼子拼命嗎？我的眼睛不是……

甲長 難道錢是我花了嗎？你去打聽一下，我何天華哼……

阿龍 哼什麼？我不用打聽，你他媽的，生就的漢奸胚子。

甲長 你罵我，你……

老爹 你們真是越來越不成話了，你們吵什麼東西，你們有什麼深仇大恨哩？阿龍，你的眼睛是誰打瞎了的？難道何甲長把你打瞎的嗎？甲長，你素來脾氣是很和氣的，現在忽然變成這樣暴躁，也不就是因為你的祖田被東洋鬼子強佔去修飛機場嗎？咯，這不就明白了嗎？你們的仇人不都是東洋鬼子嗎？就像我，我的媳婦被鬼子強姦死了，兒子生氣出門不知下落，真是……唉！

王忠 杜婆婆的獨養兒子不也是被東洋鬼子打死的嗎？要不然他今年二十歲了，也該娶媳婦兒了！

老爹（悲憤地）我們這被東洋鬼子欺侮的一羣人，我們都是吃了東洋鬼子的虧，我們的仇人是東洋鬼子，我們再也不要自己個兒吵架，我們大家應該齊心起來打倒東洋鬼子，去和鬼子算這一筆積欠多年的血賬！

王忠 對了，東洋鬼子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我們應該齊心起來打倒東洋鬼子，把東洋鬼子趕出中國去，我們不應該自己個兒吵架了！

阿龍 我怎麼不知道我的仇人是東洋鬼子，我這隻眼睛明明白白是東洋鬼子打瞎的；可是他老找着我，我要這個捐那個捐，我那兒有錢捐，我要不是因眼睛不方便，我也不會跑回來住着，早上前線去和鬼子拚命去了。

甲長 我爲什麼要找你，我是……

王忠 時候不早了，我看還是教阿英替他哥哥拜堂吧，省得大家等着心急！

（這時寡婦領着新娘子進來，後面跟進來一大堆看熱鬧的青年男女，王妻及及王英也在新娘子的左右照料着。）

寡婦 新娘子來了，大家看新娘子漂亮吧？

（許多人擁擠着，有人在叫看不見，又有人在叫不要擠，亂哄哄地鬧做一團，青年甲大聲嚷道）

青甲 不要擠，我去拿一個燈來吧！（大家贊成地嚷好好，青年甲下）

王妻 大家不要擠，對不起，請讓一個地方給新娘子坐一坐吧，她在屋裏站了半天了。

青丙 好的，請新娘子坐在這裏來吧！（拉過來一張小台子）

王妻 那太高了。

青乙 不高，不高，矮了我們看不見。

姑甲 好的，好的，請新娘子坐得高一點吧，不然我們在後面的就會看不見的。

光棍 你還要看新娘子，你不久就要做新娘子了，你不怕人家看你嗎？

姑甲 爛舌頭！（拍的一記耳光，大家笑着叫好好，弄得光棍無趣）

光棍 唉，只許君子動口說，不許驢馬動手腳。

姑甲 誰教你愛嚼舌頭。

青甲 燈來了啊！（提來一盞大洋油燈，房內頓時亮了許多，新娘子坐得高高地有些怪難爲情似的，青年甲頑皮地把燈提近新娘子看）嚇，你們看新娘子多漂亮啊！（這時阿龍也來看，被青年甲發現他，一把拉着阿龍）阿龍，你再近一點，你一

隻眼睛會看不清楚的。(阿龍不知青年甲的鬼計，果然湊近去看新娘子的面貌，青年甲使勁地將阿龍的頭向新娘子的臉上一推，阿龍的嘴正好碰着新娘子的嘴，大家不禁哄笑起來。)

青乙 你們看咯，阿龍與新娘子親嘴兒！(大家打哈哈)

玉妻 喂，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阿龍 (不好意思地) 喂，這是幹什麼，這是……

老爹 年輕人少胡鬧，你們謹防你們娶媳婦的時候，別人會來報復的哩！

青甲 (果然有點怕了) 好了，誰來提燈，我不幹了。

青乙 怎麼了，你真的很怕人家報復你嗎？可是你的老婆還不知道在那裏呢。

青丙 好了，我們看夠了，還是讓新娘子休息一會吧。(說畢看了春姑娘一眼，春

姑娘飛了一個贊成他的提議的媚眼兒。)

青乙 阿虎，你怕別人在你的春姑娘身上報復嗎？我却不怕，來，我們就來提前看看春姑娘吧！(青乙搶過燈來逼近春姑娘看着)

阿龍 看咯，春姑娘臉紅了，啊，逃了逃了！（春姑娘羞得逃走了，大家打哈哈。

青乙 再把燈逼近新娘子看看）

阿英 不許你這樣看新娘。

青乙 不許我看你的新嫂嫂，哼，將來你長大了做新娘子的時候，我還要更厲害的，看你哩。

阿英 我打你的嘴，我打你的嘴。（阿英與青乙扭打）

王妻 阿英，不許同阿貴哥打架，他逗你玩的。

青乙 唉呀，阿英好厲害，將來誰要討了她做老婆，那可倒了霉了。

阿英 （急得要哭了）媽，你看他，他又嚙舌頭。

青乙 啊！小妹妹，我說錯了，別着急，你將來出嫁的時候……

阿英 嗯，不許說，不許說！

甲長 好了，大家不許再鬧了，你們忘了一件事嗎？我們今天是來恭賀阿毅結婚之喜的，可是等到現在阿毅還不見回來，這幾天風聲不好，東洋鬼子鬧得厲害，阿

毅請不准假也說不定，不過今天是擇定的吉日，是不能錯過的，剛才我們商量過了，阿毅不回來，讓他的妹妹阿英代替他哥哥拜堂。現在是時候了，就把龍鳳燭點起來，拜堂吧！

青乙（得到報復似的）好了，看阿英做新貴人啊！我來點蠟燭吧！（青乙點龍鳳燭）
王妻 阿英要裝扮一下吧？（拉着阿英，阿英有些怕難爲情，新娘也傷心地嘆氣）

甲長 不用，就這樣兒好了。

王忠 唉！（嘆氣）

老爹（安慰王忠）這沒有什麼關係，這是常有的事。

王妻 我想還是等一等吧，這是他自己在家時擇定的吉日，他會回來的。（說畢跑到窗口外望，外面月色正好，遠遠有大吠聲。）

甲長 不能再等了，這已經是很晚了。

新娘 唉！（新娘仍坐在高處，長嘆了一聲，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靜默片刻，青乙忽然嚷起來，原來他已把蠟燭點好了。）

青乙 好了啊！看阿英做新貴人拜堂吧！

甲長 好，大家站過來！（大家分排站好，獨新娘子坐着不下來，王妻即忙去拉她。）

王妻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快下來吧，大家客人不能再等了！（新娘子仍不下來，

甲長去勸她）

甲長 秀姐兒，你是一個明白人，阿毅今天不回來，過一半天，他一定會回來的。

可是今天是擇定的皇道吉日，不好錯過的，你同他妹妹先拜了堂，應了這個好日子，等阿毅回來你們再入洞房，這不是一樣嗎？聽我的話，好孩子，快下來吧！

（新娘子勉強下來站好，可是阿英怕青年乙他們笑她，她早已溜走了。）

王妻 阿英呢？阿英呢？

甲長 唉！真麻煩，快去把她找來呀！（王妻去了，甲長向青年們吩咐說：）等一會

阿英來了，你們不要笑她。（王妻拉阿英上，阿英一面哭一面說）

阿英 我不要，我不要，他們要笑我。

王妻 不會的，他們不會笑你的，你看他們都沒有笑。

（阿英果然抬頭看他們，忽然看見青年乙在笑，她又急了）

阿英 他在笑，他在笑，我不幹。（哭）

王忠 阿英，不許哭，今天是你哥哥的喜事。

阿英 他要笑我，我不幹！

甲長 沒有人笑你，誰笑我就把他趕出去，誰在笑？（看了一轉，大家竭力忍住笑）

好了，現在沒有人敢笑了，阿英站過來。（阿英看了一轉，果然沒有人笑，她慢

慢走過去，青年乙忍不住笑出聲來，阿英又急了，甲長也急了。）

阿英 我不幹。

甲長 是誰在笑？是誰在笑？

青乙（自知做了錯事）好了好了，現在誰也不會笑了，誰笑誰就是一個大王八。

甲長 真是胡鬧，這也是開玩笑的事嗎？誰要再笑我就不管了。好，阿英來，新嫂嫂站着等哩。（阿英胆怯地走過去，大家裝做嚴肅的樣兒，拜堂的大典開始舉行）

。站在窗口的阿龍忽然嚷起來)

阿龍 你們快來看，那邊來了一個人好像是阿毅似的。

甲長 (大家去看，甲長阻止) 大家不要動，看行禮吧，他是一個瞎子，他會看見嗎？

阿龍 你胡說，我一隻眼睛還看得見，你看他向這邊走來了。

甲長 (有許多人去看，甲長仍阻止) 唉，不許再胡鬧了，再耽擱下去，到明天這個堂也拜不完的。好，站好，拜天地……

青甲 真的，像阿毅，他走來了。

青乙 是他，是他，一定是他，你們看！

(王忠和王妻也跑去看，阿英也跟了去，甲長眼看這個拜堂的殘局維持不下去，悵然地同新娘子呆站在那裏)

王忠 那……那是阿毅，啊，阿毅！(叫着跑出去了)

阿英 是哥哥回來了。(她也跟了出去)

王妻 他真回來了，謝天謝地。（阿毅上來，許多人跟在後面，王妻急上前去）阿毅你回來了，正等你……（沒有說下去，看見阿毅的臉色難看，再看他的手已少了一隻，王忠他們早已發覺，一時大家都注視到阿毅的沒有手臂的空袖管，新娘子也在偷看着；誰也不說一句話，忽然王妻忍不住了，猛地倒在阿毅的懷中哭起來。）啊！阿毅，孩子！（哭）

阿毅 （用一隻手撫抱着他媽媽）媽媽！

王忠 啊！孩子！（哭）

阿毅 爸爸！

阿英 哥哥！（阿英大哭。一時許多心軟的女人們，尤其是老寡婦都感動地流淚了。）

阿毅 （鼓起勇氣）你們不要難過吧！東洋鬼子只打去了我的一隻胳膊，還沒有奪去我的性命，這有什麼要緊？

王忠 孩子，你這隻胳膊是怎麼打掉的？

阿毅 就是這次的蘆溝橋的戰事，我們死守着蘆溝橋，東洋鬼子用飛機大炮來轟炸，我們始終不退，雖然死了不少的弟兄，但是我們不怕死，東洋鬼子的飛機大炮便成了毫無用處的東西了。後來在一個月亮的晚上，我正依在橋欄上注視橋下的流水，忽然一個炮彈飛了來，我的這隻胳膊就立刻離開我的身體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王妻 啊！（哭）

阿毅 媽媽，你爲什麼難過呢？這次蘆溝橋的戰爭，死了四五千弟兄和老百姓。這四五千他們都是有父母有妻子，有家庭的，他們是永也不會再同他們的爸爸，媽媽，老婆孩子見面了，我不是還能夠回來和你們見面嗎？雖然我失去了一隻胳膊，那算得什麼，想起那些已經死去的弟兄們，我真覺得我傷得還不夠重似的。甲長（着急地）好了好了，不要說空話了，阿毅既然回來了，還是就拜堂吧！等一會龍鳳燭就要燃完了。

王妻（忽然覺醒似的）啊啊！快拜堂吧！剛才等你沒有回來，他們教你妹妹在代你

拜堂哩！現在你回來，當然還是阿毅你自己來拜堂吧！

阿毅 我那有心思拜堂，我本來是不回來的，從醫院裏出來，營長一定要給我三天假，我想着你們今天一定在等我，所以我就回來看看，路上很不好走，人又沒有多大的氣力，因此走到現在才到家。

王忠 既然回來了，還是拜堂吧！

阿毅 拜堂有什麼用呢？難道現在我們還能夠享用我們個人的快樂的生活嗎？我告訴你們，東洋鬼子的野心是無厭足的，他們佔去我們的東三省，現在又進攻我們的整個的華北，北平天津已落於敵人的手裏，保定也有敵人的飛機在轟炸了，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們這兒就會變成敵人殘殺我們同胞的屠場呢！……

甲長 正因為是這樣荒亂不定的，所以教你們趕快拜堂呢，快來吧！時候真不早了！

阿毅 時候是不早了！整個中華民族滅亡的慘禍已在目前了，我們還有工夫拜堂嗎？你們，你們這些可憐的人，到這時候你們還不知道你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你

們居然有工夫跑來看別人拜堂，吃喜酒！你們，你們這些年輕人，難道你們一點也不明白你們現在應該負起來的責任嗎？你們想一想，火已燒到眉頭了，而且已燒到了你們每一個人的心窩了。你（向寡婦）你這可憐的寡婦，你的獨養兒子是怎麼死的？難道你不記得了嗎？（寡婦哭）你（向張老爹）你的媳婦兒被東洋鬼子強姦死了，你的兒子生氣跑出門去不知道下落，難道你也不記得了嗎？你（向李二嫂）你的丈夫呢？你（向阿龍）你的一隻眼睛呢？（向光棍李）你這流浪的光棍，你的家鄉呢？甲長，你幾代人傳留下來的祖田呢？……你們，你們，你們全體，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沒有那一個沒有受到東洋鬼子的殘害，不過有些人他自己受了殘害他看不見，或者不敢把眼睛睜開來看罷了。可是不管你們怎樣看不見或者不敢看見，而敵人的炮火終有一天會打到你們的身上的！你們，你們就白白地讓敵人把你們當做豬羊一樣屠殺個乾乾淨淨嗎？不，不，絕不能，我們要反抗，那怕流盡我們最後一滴血，我們也要同敵人拚命到底！我們只有每個人都怕死，我們才能從死裏奪回我們的生存！你們，你們明白了嗎？（大家不說話）你們要還不明

白，那只有讓敵人拿槍彈來喚醒你們了！

青甲 我們明白了。

阿毅 那麼好，把你們看別人拜堂逗新娘子，開玩笑的精神拿去打東洋鬼子吧！你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中國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都立刻武裝起來，上前線去打東洋鬼子去！

阿龍 去，他媽的，那個不去就是王八旦，我只剩一隻眼睛了，我也要去！

姑甲 我們也去，去和東洋鬼子拼命去！

寡婦 我也不想活下去了，我拿我的老命去和鬼子拚！（大家都興奮着，新娘子憤怒地站着那兒不動，阿毅走過去。）

阿毅 新娘子，對不起你，我們現在沒有工夫拜堂了，拿下你的面紗吧，跟着我們上前線去，假若我們打了勝仗，把鬼子全趕出中國去了，我們還活着的話，那時我們再來拜堂吧！（新娘子果然摘下面紗，淚水滿腮，正欲說話時，外面闖入兩個東洋鬼子，大家呆住。）

日兵甲 啊！你們在這裏結婚，真快樂噢！

日兵乙 看看新娘子漂亮不？（大家憤恨地看着東洋兵，日兵乙上去拉新娘子，阿毅阻止）你這豬，你想死了。（摸出手槍將阿毅打死，王妻哭嚷）

王妻 啊！孩子！（王妻撫屍大哭，大家欲有所舉動，日兵甲舉槍示威。）

日兵甲 不許動，誰動我就打死誰。（大家不敢動，日兵乙慢慢走到新娘子面前，輕薄地說）

日兵乙 啊！哈哈，真漂亮！（新娘子毫不畏懼，日兵乙用手去摸新娘子的臉，新娘子拍了一下給了他一記耳光：這是日本兵沒有想到的，也是大家沒有想到的）

啊，你還打我，一會兒你就會愛我的，哈哈……

新娘子（實在忍不住了，憤怒地向大家說）你們還站着幹什麼！剛才你們不都是要去打東洋鬼子嗎？現在這兒只有兩個東洋鬼子，你們就怕了嗎？大家動手呀！你們的仇人就在你們的面前，難道你還要放過他嗎？動手吧！打死這兩個不要臉的畜牲！

日兵乙 你說什麼，你要打死我……（摸出槍來，新娘子早已撲上去奪過槍將日兵乙打死了。日兵甲急開槍，新娘子中彈，倒地時還高喊着『殺呀！殺盡東洋鬼子！』這時阿龍猛撲日兵甲，兩人在地下扭做一團，大家一擁上去，你一拳我一腿，日兵甲的狗命早已嗚呼哀哉了！）

阿龍 他媽的，你這狗也就這點勁兒，我當你碼的，真有他媽的九頭六臂哩！（報信人奔上）

報信人 不好了，大家快逃吧！有一大隊東洋兵開到這兒來了！

阿龍 逃，王八旦才逃！瞧，這兒有兩隻槍，（向青年甲）你拿一隻，我拿一隻，其餘的人拿上你們的鋤頭鏟刀，斧頭，剪子，菜刀，木棍跟我來，我們衝出去和鬼子拚他媽個你死我活！

大家齊喊 好，我們衝出吧！

（於是大家分頭各自找尋各自的武器，阿龍和青年甲持槍先跑了出去，接着大家各持武器跟去，台上除了幾個死人外，就只有李二嫂還呆望着那將要燃完的龍鳳

燭。外面槍聲殺聲混在一起，火光照紅了全個屋子，這時二嫂忽堅決地拿起那插龍鳳燭的銅燭台當做武器，勇敢地跟上去丁。外面的殺聲更高，幕下）

一九三八，三，十七。改寫於長安。

時代 一九三七年的中秋

地點 上海

人物 老祖父，母親，三個孩子。

華兒九歲男性，娟兒七歲女性，碧兒五歲女性。（假若不易找到適合的童角，那末其中的孩子的性別可以自由變動，總之有男有女，就行了。）

第一場是一個富人的庭房（爲着演出便利，也可以把兩場併作一場，一個兒童的臥室，窗外卽庭房，可以由窗口看見外面擺的滿桌的過節的食品，換幕

時，只將燈黑暗一下，代表過一個時間，這時孩子已吃過飯上床入睡了），桌上擺滿了中秋節的食品，燈燃着，加上窗外的明月，光線很明快的。幕啓時，母親正擺好了食品，在房內走了兩轉，到窗前向外探望，好像她在等待什麼人似的，一會兒聽見了小孩歡笑聲，母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轉過身來，

三個孩子揹着木刀木槍，全付武裝上。

母親 啊！你們這些小大兵，累得這樣，幹什麼去了？

華兒 我們打日本人！

娟兒 爺爺教我們打日本人。

華兒 爺爺做日本人，我們把爺爺打得逃跑了！

母親 啊！你們真有本事！

碧兒 媽媽，我要吃！

母親 不許動，還得等一會兒，等你爸爸回來一道過團圓節哩！

娟兒 爸爸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華兒 他今天不會回來了吧？

母親 不，他一定會回來的，上月不是你爸爸從北平來信說準回來同我們過中秋節

嗎？

碧兒 那末他爲什麼又不回來呢？

母親 他也許有什麼耽擱吧？

娟兒 爸爸也許不會回來了吧？

母親（着急地）不許胡說，你爸爸怎麼不會回來，他能不同來同他心愛的寶貝過團

圓節嗎？不，不，（她不禁恐怖起來）不，他一定會回來的，他一定會回來的！

碧兒 爸爸在北平幹什麼？

華兒 在北平打日本人，我們先生不是說日本人太可惡，佔去我們的東四省，現在還想打北平嗎？

娟兒 我們也去打日本人去！

碧兒 好，我們去！（大家把槍拿好，老祖父上）

華兒 啊！日本人來了，我們打上去！

（三個孩子圍着老爺爺亂打，老爺爺滿屋亂逃，狼狽不堪！）

母親 不許同爺爺胡鬧，爺爺年紀大了。

（大家不聽，仍追趕如前）

爺爺 我投降，我投降！

（孩子們仍不聽，終於把老爺爺趕得無路可走，爬到桌子底下去了，母親這時又是好笑，又是好氣，急去制止他們。）

母親 華兒，娟兒，碧兒，還不停手嗎？（孩子們停手）他是你們的爺爺，並不是日本人。

華兒 他說他是日本人。

娟兒 他教我們去打他！

爺爺 （在桌下累得上氣接不來下氣地）唉，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你們的爺爺。

碧兒 那麼剛才在外面你說你是日本人呢？

爺爺 啊！那是……那是我教你們做遊戲！

母親 （忍不住笑了）哈哈，你看你可憐的假日本人，快出來吧！孩子們同爺爺講和，把爺爺扶起來！

華兒（也笑了）爺爺，你還做日本人嗎？

爺爺（爬起來）我怕了你們，我再也不作日本人了！（大家笑了）

母親 你們好好同爺爺玩，不許同爺爺胡鬧，爺年紀大，我到廚房裏去看看。

碧兒 媽媽，我要吃，我要吃！

華兒 我也要吃，我餓了！

母親 再等一會，難道你就不願意等你們的爸爸回來一道過團圓節嗎？

碧兒（要哭了）媽媽，我餓了。

母親 孩子，再等一會，爸爸給你帶北平大月餅來。

娟兒 我要吃北平大月餅！

華兒 我也要！

母親 好的，都有，乖孩子，教爺爺教你們做遊戲吧

孩子們（齊聲）好好好！（母親下去）

爺爺 我們做什麼遊戲呢？

（這兒不必規定，看兒童們喜歡什麼遊戲就做什麼遊戲，騎馬，迷藏，捉老鼠，

甚至唱歌跳舞，跳繩，都無不可，總之儘量表現兒童的天真活潑就夠了。一段遊戲之後，外面有號外聲「號外，北平東洋人開砲了……」華兒聽見了。

華兒 爺爺，日本人打北平了！

爺爺（沉於深思中）唔。

娟兒 爺爺，我們還是來做打日本人的遊戲吧！

爺爺 唔！（仍在想剛才號外給他帶來的消息。）

華兒 好的，爺爺，還是你做日本人吧！

爺爺 唔。（仍在想他的心事）

華兒（以爲他爺爺承認再作日本人了）來呀！打日本人！（大家槍刀齊下，把爺爺

從深思中驚醒）

爺爺 啊！怎麼，你們又打了。

娟兒 爺爺，你自己答應做日本人的！

爺爺 不，不，我不做日本人了，我來做你們打日本的司令官，來站好，我來教你

們打日本入！

華兒 好，好，大家站過來！

娟兒 啊！站好了！

爺爺 看好，前面是日本人！（大家向觀眾看着）現在準備好！（大家端槍）向前衝呀！
！（大家衝上去，並讓殺呀！）

爺爺 好的，現在日本人打過來了，先問你們，日本人打過來，你們投降不？

華兒 不，絕不投降！我們和他們拼命！

爺爺 好的，孩子，敵人殺過來了，拿起你們的大刀，和敵人拼命！（大家舉刀作
砍殺狀，母親上）

母親 爺爺，你又叫他們打日本人了，等會他們又要打你打到桌子底下去的呢！

爺爺 哈哈，中國有這些小英雄，中國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母親 唉！（嘆氣）

爺爺 （大家靜一會）剛才的號外你看了嗎？

母親 看了！

爺爺 怎麼樣？

母親 (不語搖頭)

爺爺 (焦急地) 那麼他……

母親 唉！(急拿眼光制止他說下去，爺爺明白，也不再說什麼了。靜一會，孩子們忍不住了。)

碧兒 媽媽，你來教我們做遊戲吧！

母親 我沒有功夫！

娟兒 媽媽，來吧！現在不是要等爸爸回來嗎？我們一面做遊戲，一面等爸爸，這不很好嗎？

母親 (提起爸爸，媽媽不禁難過了，爺爺看到這情形，急去解圍。)

爺爺 不要同媽媽胡鬧，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故事吧！

娟兒 不要，不要，我們要媽媽做遊戲。

母親 好了！不要胡鬧了，我給你們唱一個歌吧！

孩子們（齊聲）好好好！

母親（唱）：月兒圓圓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妻團圓坐，幾家夫婦在外頭。（唱畢不禁淒然淚下，孩子們也靜靜地不說一句話。爺爺強爲鎮靜地問。）

爺爺 幾點鐘了？

母親（看了看手錶）十點了。

爺爺 不必再等了，你去拿出來給孩子們吃吧！

（母親嘆氣下）

碧兒（大家不說話）爺爺你爲什麼不說話了呢？

爺爺（方覺得這種憂愁，不應使天真的兒童感受，即改變態度）啊！大家來，在吃

飯之前，我來給你們講北平的故事。

孩子們（又興奮起來）好好好！

爺爺 大家坐下來！你們那個知道北平是一個什麼地方？

華兒 我知道，北平是從前皇帝住的京城！

爺爺 不錯，那是我們中國最有名的古都，那兒有皇帝住的皇宮。

娟兒 皇宮是什麼樣兒？

爺爺 皇宮那是太漂亮了，房上蓋的盡是五顏六色非常美麗的琉璃瓦，屋裏有真金打的柱頭，八個人牽手還圍不住。

華兒 有那樣大呀！

爺爺 那還算大嗎？天安門外有三丈多高的石獅子。

碧兒 他會動吧！

爺爺 會的，並且還會吼起來呢！

娟兒 吼起來聲音像個什麼樣兒？

爺爺 吼起來那聲音就像天上打了一個大雷一樣的，把整個北平城甚至整個中國的人都驚醒他！

華兒 我怎麼沒有聽見呢？

爺爺 孩子，你們就要聽見了！

碧兒 我怕！

爺爺 別怕它，它很歡喜你們，你們可以騎在它的背上去，當作騎馬一樣的，它可以駝着你們去看全北平城的景緻！

碧兒 它不咬我們嗎？

爺爺 不，它很聽你們的話，它駝你們去游玩三海公園，駝你們上北海的白塔的頂巔，那塔高得不能再高了，你們站在塔尖就可以摸到月亮的耳朵。

媚兒 我要摘一個星星。

爺爺 可以可以，並且你們還可以到天河裏去洗一個澡。

華兒 (出神地) 啊！那真好，爺爺我要到北平去。

媚兒麗兒 (同時)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爺爺 好的，我明天一定帶你們去。

碧兒 我要到白塔頂上去摘一個星星。

娟兒 我要去騎在石獅子的背上。

華兒 我去看一看美麗皇宮。

爺爺 好的，我一定帶你們去。

華兒 我要到天河裏去洗澡，我會游泳的。

娟兒 我也去。

華兒 你不能去，那兒水很深，你不會游泳，你不能去。

娟兒 嘿，我偏要去！

華兒 你去淹死你！

娟兒 嘿，爺爺，你看，哥哥不許我去！

爺爺 好了，大家都可以去，天河的水並不深。

華兒 北平還有什麼好的東西？

爺爺 多着咧，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母親端飯上）好，大家吃飯吧！

碧兒 吃了飯早點睡覺，明天爺爺好帶我們去北平摘星星去！

華兒 媽媽，不等爸爸了麼？

母親 不等了，我們吃吧！

大家剛坐下，外面又有號外聲，「號外，我軍完全退出北平……」母親急跑出去，大家驚呆着，一會母親自外拿號外入，面色蒼白，雙手發抖，老祖父知事不妙，即忙搶過號外看，頓時呆了，三個孩子看着亦呆住，台上片刻如死一般的寂靜，一會爺爺覺得孩子覺察到他們的心情，即忙假裝鎮靜，向孩子們說。）

爺爺 孩子們吃飯吧！

華兒 有什麼事，爺爺？

爺爺 沒有什麼，想着你們的白塔頂尖的星星，想着你們的天安門的大石獅子——（說不下去了）吃飯吧！（向母親）你也吃。（母親忍住眼淚坐下準備吃飯，華兒仍忍不住欲問。）

華兒 爺爺……

爺爺（嚴厲地）不許說話，吃飯！

（大家不敢響，孩子呆了一會，勉強端碗就食，母親剛吃了一口，忽然忍不住伏桌上大哭，爺爺亦淚如雨下，孩子們驚呆地莫明其妙了）

幕下。

第二場

時間 前場半小時後。

背景 一個兒童的臥室，左側有兩隻小床，後方有門，右前方有一窗，屋內陳設盡是兒童用的小桌几及玩具等。幕啓時，三個孩子分睡在兩隻小床上，爺爺坐兩床之間爲孩子們唱催眠歌，歌聲甚爲悲涼；華兒有幾分看出他爺爺的心事，假裝睡着，隨時偷偷觀察老人的舉動。一會歌聲停止，老人見孩子們已睡着，即慢慢起立，至窗前，將窗帘揭起，月光射到他蒼白的臉上，淚痕斑斑，淒然地依着窗呆望着天頂的圓月（配了悲涼的音樂）。一會老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從懷裏摸出剛才那張號外，看了一會，忽對月亮自言自語地說了。

爺爺 啊！完了，完了！我數百年來的文化的故都，現在又淪落在敵人的手裏了！我那唯一的兒子也爲保衛那文化的故都而犧牲了性命，至今連他的屍身也不知道

下落！（華兒抬頭起來聽，老人回頭看，華兒急忙又睡下）孩子們，你們的爸爸是永不會回來了，你們想念的北平故都，已經不是你們的了！你們好好地睡吧！在夢中去與你們的爸爸過團圓節，在夢中游玩你想游玩的北平故都吧！孩子們，啊！你們現在沉睡在甜蜜的夢中，你們那兒知道你們在這個世界上已失去了一個最親的人，你們那兒知道你們在這世界上已是無父的孤兒了！啊！孩子們，你們睡吧！你們睡吧！

（一會母親滿身孝服，手提一小提箱上，爺爺禁止張聲，怕驚醒了孩子們，爺爺趕上去，低聲地問）

爺爺 你打算做什麼？

母親 我要到北平去找他的屍首。

爺爺 你不能去，現在不但北平天津落於敵人之手，就是保定也有敵人的飛機去轟炸了，你怎麼能夠到北平去呢？

母親 我要去，我死也要去！（哭）

爺爺 不要說那樣優話，現在還不是你死的時候呢！你看那三個可憐的孩子！（華兒早爬起來了）

母親 不能，不能，那號外上說他死得那樣慘，我死，我死也得去安葬他的屍首。

（哭）

（華兒聽明白了，一切，氣憤地從枕下拿出木槍來）

爺爺（嚴厲地）不許說那樣的優話，你看那號外上不是說我軍退出北平城的時候死了四五千人嗎？那四五千人都有妻子，有爸爸的，他們都沒有人去給他們安葬屍首，為什麼獨獨你的丈夫要你去給他安葬屍首呢？孩子，現在是我們整個民族生死存亡最後的關頭了，你死去的丈夫的屍首安葬與不安葬這都是毫無關係的小事情，最要緊的是我們要怎麼樣才能使未死的千千萬萬的同胞可以不致於同你的丈夫一樣被人殘殺。

（母親大哭，爺爺如撫慰小孩般地撫慰之。華兒此時已下來，慢慢去搖醒妹妹們，並且也把槍刀給他拿出來，教他們拿着，他們剛醒有點胡裏胡塗的）

孩子，假若你真願上前綫去，那麼，脫去你的孝服，換上武裝，爲着你的丈夫，爲着我們的文化故都，爲着跟着故都一齊失掉性命的千萬戰士及民衆，爲着整個被壓迫的中華民族，你換上武裝去和敵人拼命吧！你這樣作，才是我希望於你的，才是你死去的丈夫在天之靈希望於你的，才是千萬同胞希望於你的！

母親（毅然抬起頭來，眼中冒着憤怒的火光。小妹妹也懂得一點事，至少她們知道哥哥教他們起來打日本人去的，她們跟着哥哥，持着刀槍慢慢向爺爺走來。）

爺爺 孩子，勇敢地上前去吧！在這個時候，只有不分男女老幼，每個人都武裝起來，向殘暴的敵人抗戰，我們的民族才可以得救的——至於孩子們……（回頭看見三個孩子站在他的後面）怎麼，你們怎麼起來了？

華兒 我們醒了，爺爺說的話我們全聽見了。

爺爺 你們醒了！

娟兒 我們起來了！

爺爺 你們起來了！

碧兒 我們同爺爺媽媽一道去打日本人！

爺爺 你們同我和媽媽一道去打日本人！啊！看，我們的孩子，這幼年的中國，你們醒了，你們起來了！

三個孩子（齊聲）我們上前線去打日本人！

爺爺（悲喜交集拉着母親的手，母親也感動地流下淚來）媽媽，孩子們的媽媽，你看，我們的孩子，我們幼年的中國，他們醒了，他們起來了！

三個孩子（齊聲）我們同爺爺媽媽一道去打日本人！

（大家舉起槍向前瞄準，爺爺媽媽感動喊着。）

爺爺媽媽（同時）孩子們醒了，孩子們起來了！

幕下

後記

這個集子是我們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曾經在各處上演過多次認為頗能收到一些宣傳效果的幾個劇本，正因為它們是專為宣傳而寫作的劇本，當然希望它們更廣泛的演出，收到更廣泛的效果，這就是我把它們收集起來付印的唯一理由。

這幾個劇本寫作的時候，都是在工作中的匆忙中趕成的，當然在藝術上是沒有什麼成績；不過在各救亡演劇團體正感到劇本慌的時候，它們對於戲劇動員之一面，多少總有點幫助的吧。

在這本集子付印的時候，我不能不想到產生它們的第一母親——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現在藉便把五隊的過去和現在簡略地報告一下，以慰關心五隊的友人們。

五隊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從上海整隊出發，經津浦路鹽海路到西安再到陝北延安，沿途工作四月餘，創作劇本十六七個之多，大小公演凡百餘次，這其中雖不能說有什麼了不起的成績，但是我們五隊每一個人都在話劇界救亡協會所寄予我們的使命之下盡全力而工作過了，這一點是我們五隊同人可以慰協會同人兼以自慰的。

五隊大部分時間是在西安附近的農村工作，因此我們的劇本也大部分是專為農村露天演出而寫作的，如像：『拿出你的棉來花』，『日本人大鬧石家莊』，『吊

死鬼』，『新仇舊恨』等等。自然爲工人兵士而寫作的也有，如像『車站上』，『血債』等劇是專爲工人而寫的；『到前線去』，『前線歸來』，『犧牲』等劇是專爲兵士而寫作的。這些劇本通是臨時編湊的粗糙的不完整的東西，等我有工夫的時候，一定得將它們整理出來，作爲到農村工廠兵營去演劇的同志們的一個參考。

五隊到了延安工作之後，同志們皆以爲學識淺薄，要求學習一個時期，再出外工作，當得此地首長的贊許，五隊全體同志插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現已在抗大畢業，一部分同志又轉入軍事大隊繼續學習，一部分同志加入延安最近創立的魯迅藝術學院，我也在藝術院擔任一點戲劇的課程，因此五隊暫時仍不能出外工作；不過五隊同人絕不會忘去協會所寄予我們的使命，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將再拿起協會所給我們的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的旗幟，繼續出外工作，直到我中華民族得到最後放的時候。

這是五隊過去和現在大略的情形，至於工作詳細的經過，我將在五隊的經驗與教訓一文中來述說，在這裏不能多講了。

最後我要說到的是這些劇本的寫作，五隊同志們給了我不少的幫助，尤其是莫耶同志，『六年後的九一八』是我在隴海路的火車裏講故事，她伏在車箱裏寫成功的。我在這裏深深地向他們。她們致謝！

左明記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一九三八、四月二十七日。

天明到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左

發行人 俞鴻模

出版者
總經理

海
漢口
燕
里
出
廿
版
二
號
社
路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漢口：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武庫街一百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